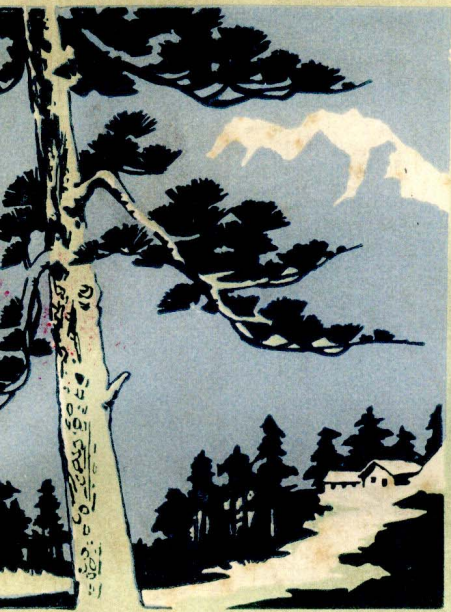




暖场同志

嘎 玛 同 志

*

西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5月拉萨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10170·12

定价：0.22元

毛 主 席 语 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目 录

周大兴	杨军〔遗作〕	(1)
身教言传	康杰	(9)
嘎玛同志	杨星火	(18)
红新渡	笑冰	(27)
“老西藏”	红峰	(35)
岗位	任善炯	(45)
亲人	杨泽民	(52)
老队长	王开轩	(62)
饲养员练武	尚嘉联	(70)
“候补”民兵	惠碧成	(78)
笛子	张平	(83)
军外指导员	叶文	(94)
铜墙铁壁	左凡	(99)
我家的红灯	张怀京	(105)
编后记		

周 大 兴

杨 军〔遗作〕

一九五〇年的春季，我们进藏先遣部队抵达邓柯的第二天，一个身着藏装的青年人，来到我的门前，他怀着羞愧而又兴奋的神情问道：

“可以进来吗？首长。”

当他坐在我的面前开始叙述他的来意时，我发现他是经过我们党教育过的倔强的青年——田心，我很快青睞起他来。

从此，周大兴每天两次或三次把大捆木柴背到我们驻地来。他工作得那样起劲，常常见到他的藏族妻子把饭送到我们驻地等他回来吃。我们付给他柴价时，开始他推说以后打总给他。当事务人员硬把钱往他荷包里塞的时候，他几乎恼怒起来：“我是为了钱才给咱们队伍砍柴的吗？”他象受了很大污辱似的，把钱摔在地上，头也不回，往家里走去。

一连两天，周大兴没给我们砍柴。

周大兴奇怪的表现，引起了我要详细了解他的兴趣。当我到他家的时候，只有他的妻子在家，屋里空荡荡的显得很苦。从他的妻子口中打听到，周大兴平常就依靠砍柴卖得很少的钱，买些糌粑，挖些人参果，维持生活。

“他这样穷，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呢？”我好奇地问。

“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红军！”她回答得那么自然，那么骄傲。

“啊？他是一个红军，他现在在哪儿？我想跟他谈谈。”

经过她的指点，我一口气跑到周大兴砍柴的地方，他正在使劲砍柴，没有发觉我已走近他的身边。

“红军同志，还在生我们的气吗？”

他突然听到这种称呼，显得十分惊讶，但又掩不住他内心的喜悦。

“是我老婆告诉你的吗？我再三嘱咐她暂时别忙告诉你们，等你们从行动上知道我……唉，讨厌的病，使我离开咱们队伍十五年了。我总算活着又亲眼看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可是，我作了些什么呢？”

年青人被痛苦的回忆激动着，晶莹的泪花，闪动在他那充满智慧的双眼里。

“要是你感到过去做的工作不多，今后，有你做不完的工作呢！”在回家的途中，我这样安慰他。

经过同周大兴的交谈和侧面了解，知道他是四川巴中人，一九三三年，他以十一岁的“红小鬼”的称号，出现在红四方面军的供给部。参军前，他给地主放牛，受尽了折磨，因此，怀着炽热的阶级仇恨，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红军到了甘孜，他得了重病，不能随军北上，含着眼泪，送走了自己的队伍。他牢记着红军首长临别时的指示：“想尽办法，活下去，等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回来！”他又干起给别人放牛放羊的差事。二十五岁那年，蒋匪特务怀疑他是共产党的坐探，把他关进监牢，苦打硬逼，要他供出共产党组织的线索，结果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一个字。他被释放出来后，主人也不敢再用他了，但在这家当佣人的一位藏族姑娘却爱上了他，同他一道搬到邓柯来住。

周大兴很快跟部队同志熟悉起来了，大家都喜欢同他接近，要他讲红军的故事，向他学习藏语，介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从此他变得特别活跃，特别年轻，我们部队不论干部、战士要他帮助办的事，他都非常热情非常认真地去办。

六月中旬，传来某地土匪准备袭扰邓柯的消息，我们决定派侦察排去探明情况。不知是那位侦察员把这件事情“小广播”给周大兴了，并且还说：团长因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向导正在发愁呢。

我和团长正在室内研究侦察排出发的路线和任务，侦察参谋包荣领着周大兴进来了。他今天特别高兴，笑容始终挂在脸上，见到我们，还表现出一种少见的显示聪明的神气。他有趣地眯一眯眼，还用右肘碰了一下包参谋，然后站

在旁边，一声不响。

“首长，我还有一段历史忘了交代。”周大兴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终于开了腔，“我在四方面军供给部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被敌人围在一条山沟里，找不到突围的道路。我向首长请求去侦察敌情和地势，我们装成走亲戚的小孩，跑到敌人住地周围转了几圈，啥都看清楚了，正准备往回走的时候，被敌人捉住了。他们吓唬我，打我，还拿把大刀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想逼迫我承认是红军的探子。我一口咬定是走亲戚的，我被打得昏过去了。等我醒来时，我已被关在一间破房子里，我伸一伸胳膊和腿，感到自己还可以爬行。我悄悄瞅瞅门外，天漆黑，没有人，我便忍着疼，支起身子逃走了。回到部队，向首长详细汇报了情况以后，很快给我治了治伤，我领着队伍，悄悄脱离了敌人的包围。”

我和团长都懂得周大兴叙述这段历史的用意，相视会心一笑。团长却故意地说：

“我们不需要审查你的历史，你谈这些有什么用？”

“不，我不想你们了解我的历史，我是想说明我干过侦察工作，能完成侦察任务。请准许我去吧，团长同志！”

“准你到哪里去？”团长看到年轻人着急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

“是这样的，周大兴想同我们一道去侦察土匪情况，他说他懂藏话，道路也熟，能帮助我们完成任务。”包参谋显然也希望我们准许周大兴同侦察排一道出发。

团长同我研究了以后，同意了周大兴的要求。

侦察排出发的時候，周大兴依然穿着藏装走在队伍前面。他的腰上挂一支匣子枪，肩上还扛着一支步枪，从他英

武的步伐上，明显地流露出他重新扛起枪后充满光荣和自豪的感情。

六月二十二日，侦察排在一个茂密的森林里，同一股土匪打上了。周大兴首先向敌人冲去，敌人误认为他是自己人，没有在意，等到冲锋枪和步枪一齐尖叫起来，敌人才慌乱地逃窜。这时周大兴身上却增加了一支缴自敌人的步枪。逃散的敌人在四周山上吆喝叫嚣，见我们人少，又成群结队地向我们反扑。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周大兴向包参谋建议：由包参谋率领侦察排，带领缴获的物资枪械向邓柯撤退，他在后面掩护。包参谋和侦察排同志都不同意这样办，一定要他先走，另外派人掩护。周大兴着急地说：“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我懂藏话，又比你们熟悉地形，我留下掩护大家，要有利得多。”说着，他迎着敌人追来的方向，昂头走去。

周大兴掩藏在大石底下，看见一个土匪骑马过来，他瞄准一枪就把那家伙撂下马来；等到过来的土匪多了，就向后跑一段，找好隐蔽地方，打倒一两个，又向后撤。土匪被这一个穿藏装的青年人弄恼火了，就四面八方向他围过来，一心要逮活的。

周大兴边打边退，退到一条树木掩映的激流边。土匪吆喝着向他逼近，他摸摸身上，只有三发子弹了，就朝着最靠近的土匪砰砰两枪，揍倒了两个，然后把枪挂在肩上，跳进激流，飘到江边的树丛里，隐藏起来。当天夜里，他用裤子扎成浮水套圈游过江来。

周大兴的英雄行为，很快在部队中传开了，大家更加喜欢他，尊敬他。但是，周大兴突然忧郁起来，这是在我们部队快向昌都进军的时候发现的。

我和团长都知道这位青年人的心思，因为直到我军快离开邓柯的时候，周大兴还没有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虽然他在三个多月内，实际上做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应做的工作。他经常到连队试着穿戴战士们的衣服和帽子，望着“八一”帽徽发呆，战士们也热情地对他说：“到咱们队伍里来吧！”

“只要能准我来，就是比红军生活还苦百倍，我也情愿。”他有些激动了。

我和团长商议后，决定把周大兴想回部队的愿望报告师部。

离开邓柯的前一天，我把师部准许他回队的决定告诉了周大兴，这位青年人竟喜欢得掉下泪来。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半天没说一句话。

“你跟着队伍出发，你爱人愿意吗？”我问。

“我想她会愿意的，但我决定暂时不忙把我回队的事告诉她。”

“那可不成啊，她是很爱你的！”

“好吧，明天走的时候再告诉她。”

周大兴在进军昌都途中，担任了向导、翻译、侦察员、民联工作员等数种工作。他有时化装成藏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了解道路和敌情；有时走在全队后面，搜集群众对我军的反映。到了宿营地，既要给干部担任翻译，进行统战工作和了解情况，又要帮各单位买柴买草，他成了大家非常喜爱和不可缺少的人。他起得最早，睡得最晚，行军时，总背着自己的全部行李，还帮助年纪小、身体弱的同志。他慢慢消瘦了，但他从来不在同志的面前表现一点疲惫的样子。

团里为了照顾他，决定给他一匹乘马，但他坚持不要，并主动把那匹马放在收容队，给掉队的病号骑。

部队过囊谦寺的第二天，我发现他背着沉重的行李和干粮袋，艰难地走在队伍的后面，脸色铁青，显然是在硬撑。我硬将他的行李夺过来放在马上，对他说：

“你不应该这样不爱护身体。”

“这比红军时代好多了，那时候的困难比今天不知要大多少倍！”他象是有意鼓励同志们战胜困难似的，脸上显露出无限的乐观和自信：“我的身体挺结实，这几天得了点小病，过两天就好了。”

部队决定要用快速动作，向类乌齐兼程急进，便让周大兴和其他有病的同志，在后边慢慢跟进。我们刚到甲藏卡的时候，周大兴却赶上来了。他已三天没有吃饭了，面部黄肿得使人害怕，他刚把行李放下就气喘吁吁地说：“前面路不好走，让我给部队带路吧！”

这种坚毅的精神和热爱部队的表现，使我极为感动。我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发现他的病势不轻，经过医生诊视后，才知道他是严重的心脏病。如果再不休息，会有生命危险。临出发时候，我一再嘱咐医生和几个留在后面看守病员的同志，对周大兴要特别照顾，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的病医好……

部队解放了类乌齐以后，不幸的消息传来了。在后面收容病员的同志前来告诉我，由于气候恶劣和医疗条件不好，周大兴在甲藏卡牺牲了。临死前，他请求把一封信转给他的妻子。我沉痛地念着他写的信：

亲爱的益西泽玛：

我永远不能再见到你了！我能够重新回到自己

的队伍，做一点我能做的事，我的志愿就算达到了！
我没有辜负红军首长对我的指示，和你对我坚贞的
感情。

泽玛，不要为我难过，永远跟着共产党，做你
应该做的事吧！

周大兴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三日

是的，永远跟着党走，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不要为他
难过，但是，象周大兴这样全心全意为了人民为了党，献出
自己一切的人，又怎能不使我们永远怀念他呢！

身教言传

康 杰

—

喜马拉雅山是“雪的家乡”，我来到前沿阵地一看，果然是山势巍峨，重峦迭嶂，终年积雪，形成了银色世界。我望着祖国壮丽的山河，“保卫祖国”四个大字油然浮现在脑海里，顿时感到肩上负重千斤。

“扎西同志，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刚到这里，也不歇口气？”

原来是在这里“蹲点”的团里的刘政委。他瘦高个子，约四十多岁，剑眉下目光炯炯。我上前握住政委的手，“出来走走，熟悉一下地形。”

“好！从机关调到连队，就是要好好实践一番。”刘政委边说边把阵地的情况指点给我看。……

这天晚上，我从班排回到连部，已经是十一点多钟了。通讯员小王关切地说：“连长，走了几天的路，快上床休息吧。”

我披着棉衣坐在床上，没有一丝睡意。趁着小王还没入睡，我轻声问道：“连里明天做什么？”

“革命大批判。”

“什么内容？”

“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破坏毛主席建军路线的罪行。”

我怎么也睡不着。一看表已经是午夜了。我穿好衣服开门出去，大雪飞扬，天地苍茫。寒风象刀子尖似的往身上钻。我迈步出门，来到刘政委住的房门口。

一扇木板门敞开着，被风吹得吱嘎吱嘎的响。桌上的煤油灯光在风中摇曳。我信步走进屋，心里疑虑起来：“在这大风雪的夜里，政委能到哪里去呢？”我挨近桌边，摸了一下坐凳，仍有余温。灯下，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列宁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本是《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个刚写好的发言稿。

我正看得入神，不一会儿，政委走了进来。他的肩上，军帽上，覆盖一层白雪，结在眉毛上的冰珠，经灯光映照，闪闪发亮。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关心地说：“深更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倒把我问住了。我犹豫了片刻，冒出一句话：“睡不着啊！”

政委微笑着点了点头，“我也睡不着啊！”他坐在凳子上，拉我坐在床沿上，开始谈起心来。

“还记得，二十二年前的一天夜里，和你一样，我也是刚当连长，心里总琢磨着怎样做好党的工作，越想越睡不着……”停了一会儿，他感慨地接着说：“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觉到西藏已经二十二年了。有时回想，这些年来，自己为党、为西藏人民做了些什么呢？太少了。想到这些还是睡不着。”

“政委，进军修路、平叛改革、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三支两军、守卫边防，都有你的份，怎么能说做得太少了呢？”

“扎西，二十二年来，西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应当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归功于广大群众。要记住，在‘功劳簿’上，永远也不应签署自己的名字。”

政委的话，给了我很大触动。我心里暗自下定决心：“要象政委那样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党工作。”

走出政委的房门，沿着政委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我径直走向岗哨。

“有什么情况吗？”

“政委查哨刚走，未发现异常情况。”

“政委查哨刚走，……”我重复着哨兵的话，心里升起了无限的敬意。

二

第二天早饭后，战士们手握钢枪，斗志昂扬，在前沿阵地上开批判大会。

刘政委带头发言批判。他从理论上批驳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所鼓吹的“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的反动本质以后，问大家：

“同志们想一想，和敌人刀枪相对，战斗打响以后，第一枪打不准，会出现什么情况？”政委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敌人会向我们阵地逼近！”

“那么，如果第二枪、第三枪、第四枪还打不准呢？”政委的问话又深了一层。

“就不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弄不好会丧失阵地。”

“同志们说得对。可是刘少奇一类骗子把政治和军事对立起来，妄图削弱我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用心是十分恶毒的。同志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战士们举起钢枪喊道：

“搞好革命大批判，肃清其流毒！”

“坚持政治挂帅，注重军事训练，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

“沿着毛主席建军路线前进！”

政委听了战士们坚定的回答，十分欣慰。紧接着，政委就讲起党的历史，他说：“建党五十多年来，我党经历了多少次大的路线斗争……”

政委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讲到井冈山斗争；从遵义会议讲到今天的现实斗争。接着，他又提出了问题：“想想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些什么？”

战士们众说纷纭，回答不一。刘政委看了我一眼，“扎西同志，你给同志们说说看。”

我站起来回答说：“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就是胜利！”

政委听了我的回答，继续问道：“你看批判会这样开法行吗？”

我说：“行！抓住了路线这个纲，联系了历史斗争和现实斗争，效果好。”

“还要看会后的行动，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接着，

政委说，“现在，由大家发言。”

战士们有如听到了战斗命令，群情激愤，每一句话，都是击中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重型炮弹。……

中午休息时间，天气骤变，黑云滚滚，风雪大作。战士们带着革命大批判激起的革命豪情，顶风冒雪，掀起了练兵热潮，只听得杀！杀！杀！喊声震天动地。

几天的长途跋涉，我确实有些困倦了。可是，看到一个个朝气蓬勃的战士，我想，作为一个指挥员，应该成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带头人。我振作精神，迈步来到操场。出乎意料之外，发现刘政委站在雪地里，满身披上了雪花，好象穿着“银甲”。他两眼注视前方，准确地做突刺动作，口中连声喊道：“杀！杀！杀！”

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我练了几下“防左刺”、“防右刺”以后，走到政委身边，忙说：“这么大的风雪，快休息吧。”

政委听到我的话音，剑眉一扬，饱经风霜的脸膛上堆满了笑意：“扎西同志，大风雪天，正是练兵的好时机。”他停了停又说：“好吧，那就休息一会儿再练。”

正在思考着政委的讲话，一只强有力的手落在我的肩上。政委迎着风雪，激情地说：“同志们，二十二年前，在进军西藏的路上，我经历过一场大风雪天的白刃格斗。”政委思索了片刻，开始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说：“那天我带着连队，行进在地势险要的傍山路上。风雪迷漫，对面十公尺就看不清树木。正走间，一个藏族妇女，身穿一件破羊皮衣，背着一个四岁男孩，偏偏倒倒地迎面走来。她悲愤地告诉我们，孩子阿爸给解放军带路，被一群匪徒抓去杀了，现在，